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二回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

話說安、鄧二人下馬步行，走進這條小路，果然窄狹，僅容一人行走。遠遠的望去，半里外露出一帶青光掩映，都是些修竹，竹林內隱隱的有籬落圍繞。二人步至竹林前，看見籬落中的茅屋了，當即走到茅屋門前。但見兩扇柴門關閉，靜悄悄的，無半點聲息。安、鄧二人站立門外，輕輕叩門，止聽裡面有人答應，將門開放。原來是一個小童，年紀十二三歲，望了二人一望，並不認識，問道：「尊客從那裡來？要尋何人？到此何事？」鄧老翁聞言，先上前應道：「我姓鄧，在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居住；這一位姓安，是我的朋友，特地有事來求見李老先生。煩小哥替我們通報，一定要來見的。」那童子聞言，說：「二位少待，等我去通報。」說著轉身入內去了。安、鄧二人細看那門內景致，但見滿院栽的花草，紅綠映目，夾著有幾竿細竹，又有小小魚池，旁堆玲瓏石筍，地方雖不甚大，精潔非常，真有不染紅塵景象。二人看罷，稱羨不已。

正看間，只見那小童已出來了，說道：「主人有請。」二人忙整肅衣冠，就要往裡行走。那小童道：「且慢著，等我關上了門。」隨將兩扇柴扉關閉，然後在前引路，越過天井，來至書房門口。小童先招呼主人道：「客人進來了。」只見房中走出一位老叟，年近古稀，鬚髮蒼白，身高六尺有餘，一臉的道氣，身穿布衣，足登芒履，向二人望了望，忙走至滴水簷前，將手一拱，說道：「有勞二公不遠而來，蓬華今日生輝矣。請屋裡坐！」安、鄧二人躬身應道：「倉猝晉謁，勞動起居，萬乞恕某等唐突之罪。」說罷，走進裡面。鄧老翁先對那老裡施禮作揖，隨後安公子上前深深打躬。老叟還禮讓坐，賓主分東西坐下。

老叟道：「敢問二公尊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？據童子說有一位姓鄧的老翁，不知可是江湖有名保鏢的九公麼？」鄧老翁忙答道：「不敢，就是老朽。舍間在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離此不遠。久欲瞻仰，又恐禮貌不週，因此中止。這一位是敝友，姓安，他的令尊同老朽是盟兄弟。他如今是奉旨到山東，因素仰先生大名，特約了老朽來，一同專誠拜訪。竊幸得睹尊顏，實三生之幸也。」老叟聞言，忙問道：「安公奉旨山東，乃是一位貴官，不知現居何職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晚生由國子監祭酒升授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。今蒙聖恩，簡放山左督學使者，欽加右副都御史銜，兼觀風整俗使。家大人曾做過南河知縣，今已告職家居，久仰先生有經世之才，曾襄巨公幕府，因此家君特命晚生探明府居，親身拜見，面領清誨。若不嫌愚魯，屈駕出山，偕往署中，朝夕傳教，俾晚生有所稟承，不致誤事。上不負國恩，下不貽民怨，受惠匪淺。不知先生能俯賜矜全，不棄愚蒙否？」說罷，連連打躬。那老叟聞言，歎息道：「大人請坐，如此降尊忘貴，詢及草茅，其胸襟之開闊可知。令尊翁乃當時廉吏，淮安一帶至今頌揚。那談爾音而今安在哉！大人夙受庭訓，家學淵源，此番奉命來東，東魯之蒼生有福。以才而論，大人經綸滿腹，又復謙光，觀風整俗，優為有餘。至於甄陶士林，更是小事，何必諮詢老朽山野之人？老朽年衰識淺，一無所長，斷不敢膺大人重聘。若以老朽當年曾在幕府，那不過是因人成事，徒有虛名而已。請大人另訪高人，老朽實不敢妄領重任。」

安公子聽他這一番言語，尚未回答，早把鄧老翁急了，遂說道：「李老先生，懷著人家那些文墨話，滔滔滾滾，說了一大套，我這老頭兒不大懂得。我生性最直。有兩句

話說你聽聽：咱們做了一場人，總要烈烈轟轟，做出一番事業，好留個名。如今山東一省，鬧得這個樣，你該也知道。皇上如今放我們這老賢姪來整頓風俗，大概總是為國為民。他怕弄不好，才來求你。這是為公，你為何推故呢？依我說，你就出來整頓一番，不過三年功夫，把山東治好了，他也有名，對得起皇上；你也有名，是救了山東百姓。你瞧好不好？就算山東百姓，他不知道感激你，那頭上的老天，難道他看不見嗎？那一來，你再隱居學道，包你修成神仙也容易些。你若不管，知道的說你看破世情，高尚其志；不知道的反笑話你光會說，不會行。你老人家再想去罷，我這老頭子話合理不合理？」那李先生聽了道：「鄧翁這幾句話，真是爽快直捷，句句實話，誰敢說無理！但是老朽年邁，精神不繼，難以勝任。也罷，既安大人虛心延訪，欲人襄助，我這裡卻有個人，說起來這人的聲名，料安大人也知曉。他的叔父號肯堂，曾為紀大將軍業師。那時與我同事，如今退隱溫州。他有個姪兒，號朗山，年紀四十餘歲，論學問經濟，在我之上。他昨日才來，如不嫌棄，我引他出來相見，就此說說，請他入幕襄助，敢保收一臂之力。」

安、鄧二人聞言大喜，說：「快請那顧先生來一見！」李老叟忙到裡面套間屋內，叫道：「朗山，快出來見見這位貴客！」

果見從屋內出來一個人，生得清秀異常，年紀約四旬以外，身高六尺有餘，一望而知是個有學問的人。走了出來，向鄧、安二人打躬，口稱：「草茅寒士，今日何幸，得近大人先生。」

安公子忙應道：「先生休如此稱呼！既蒙不棄，何用客套？請坐了，好領大教。」說罷，大家歸座。

安公子先將此次奉命，要整頓風俗，擬請李老先生出山相助，再三不肯，推薦先生，「不識先生肯屈尊同往否？若能賞駕，不獨晚生叨光不淺，即山左蒼生，亦受惠無窮。」顧朗山道：「鄙人有何德能；敢府此重任！還請大人另訪名流，鄙人斷不敢奉命的。」顧生再三謙讓，那李先生一旁勸駕道：「朗山，士為知己者用。今既安大人懇勸勸駕，一片真誠，你若再辭，太覺寡情了。依我說，你就出山一行，略展抱負，省得旁人目我等為處士虛聲，將來大事辦了，速即抽身，名實兩全，豈非素願乎？」那朗山聽說這話，隨答應：「既老叔如此吩咐，小姪斗膽應命。目下卻不能同行，還要回鄉料理，大約耽擱一月，路上往返二十日。五十日後，必到東省學院署中，來供驅策。一言為定，決不食言。」安公子聞言大喜，忙恭恭敬敬深打一躬，道：「先生肯下降，山東無難辦之事矣！但望早來一日，免學生盼望。」朗山道：「不勞大人叮囑，五十日之期已訂，決不爽約，儘管放心！」他四人說得投機，那李素堂開言道：「既已一面而成莫逆，也不用客氣，等老朽進去端些山肴野菜，斟上濁酒，大家同飲一杯，擾我一頓午餐，何如？」

安、鄧二人道：「妙極了！我等正要飽嘗先生這山林風味，可不要太費事，只隨便家常飯菜足矣。」李素堂道：「山居僻陋，那有甚麼美味佳饈？少時不要見笑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入內料理去了。

這裡顧、安、鄧從新細談。顧先生問起鄧翁一生事業，安公子略述大概。顧生欽佩不已。正說得高興，但見小童已來端整座位，擺下杯箸，從裡面端出來數碟小菜，一壺酒。李老翁出來讓座，讓鄧老翁首座，安公子次之。安公子不肯，要請顧先生座，李翁道：「現在我處，他不能僭你；到了貴衙，自然要讓他上坐。」安公子聽了如此說，止得告罪坐下。李翁親自斟了一巡酒，說道：「倉猝之間，草草不恭，休嫌簡褻。」鄧老翁道：「老先生不用客套。你這酒甚好，但是我這老頭子酒量大，你有多少酒，先說說，我好喝。若酒少，我便留量；若是酒多，我好放量。」李翁道：「酒不多，大約十餘斤還有。你老人家能飲幾何？」鄧翁道：「十幾斤夠我半頓飯喝的了。說老實話罷，我每頓飯必得紹興酒十餘斤，今日我喝個八斤罷，剩下的你們三位喝。還有一說：我的飯量也不小，大概一餐飯得五升米，先告訴了主人多煮飯，別吃到半中間無了飯，那可教肚子裡受委屈了。」李翁道：「飯倒有，還有大饅首呢，管保你夠吃。」說罷，大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真正爽快，老當益壯，好比當初廉將軍一飯鬥米。」鄧翁道：「甚麼將軍！一句話，好吃貪嘴，下作而已。」李、顧二人道：「說哪裡話！這口福也是人一生帶來的。」他四人談談說說，果然小童不住添酒，末後端出了兩大碗肉，兩大盤饅首。大家吃了饅首，又添了飯，吃了一個酒空菜淨。李翁問鄧翁道：「吃飽了否？」鄧翁道：「飽了。得了，我這肚皮一點不受委屈了。」李翁於是幫同童子收拾了碗盞杯筷，擦抹淨了桌子，又拿出茶來，大家飲茶。

九公忽然想起：「我們還有兩個下人同來，現在村外，不知他們餓了買得出飯食來否？」李翁道：「村外有小飯鋪，他們餓了，自然會買；就是乏鈔，但說老朽這裡的客人，飯鋪裡也賒出飯來。」鄧翁聞言才放心。當下安公子對顧朗山約定，一月之後到山東省學台署中見面，一切聘金盤費隨後補送。朗山答應。李翁道：「如今你們賓東都面訂好了，將來也省卻多少煩文。天氣也不早了，二位快請回莊，明日安大人好趕緊上路赴任，如何？」安、鄧二人聞言，忙站起身來謝擾告辭。安公子道：「倘蒙老先生不

棄，後日有興，屈駕到敝署盤桓數日，指教些大事，則受惠良多。」李翁道：「後會有期，但有便老朽必來晉謁。」鄧翁道：「李先生，老拙舍下離此不遠，務必請你暇時賞個臉，到舍下來，你我談談，千萬是要來的！」李翁道：「老翁府上改日定要來的。」鄧、安二人這才出了書房往外而走，李、顧二人相送。送出大門，二人一揖而別。出了這條窄路，到得村中，看見馬夫與莊丁，問了他二人可曾吃飯。

二人道：「幸虧村中有個小飯鋪，我二人進去吃了一飽，身邊帶得有錢，給了他剛夠，馬也餵了。」天氣還不甚晚，安、鄧二人忙上馬，往鄧家莊緊走。

不多一會，已回至家。二人入內，鄧翁命人打水洗臉，褚大娘子忙出來問道：「吃了飯不曾？」老翁道：「飯是算吃過回來，早一點吃飯罷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早已預備好了，甚麼時候吃都有，但不知去訪那位李先生怎樣了？見著了他未曾？又是在那裡吃的飯呢？」老翁就將訪那李老翁，到他家中，其人甚好，但是不肯出山，留我二人吃飯，薦了他的盟姪姓顧的，恰好那姓顧的昨日才來訪他，我們今日湊巧遇見，那人年紀四十有餘，是個有本領有學問的人，約定了他先回家，一月後他到山東省學台署中相會，如今我們該差人去迎接家眷去了。安公子道：「明早姪兒動身回到公館，好收拾動身赴任，此是私自潛訪，怕人知覺，不好再耽擱了。」九公道：「你王事在身，我不敢強留，但舅太太同你那如夫人，我已去接去了。他們若來了，倒要多留他們住幾天，然後再送上省。好在你此去也還有些路上耽擱，就是早到衙門，住上十天半月，再接家眷也無有甚麼不方便的。」安公子止得答應，說：「不過又要來打擾，於心不安。」當夜歸寢。

次日絕早起來，九公早已出來擺上送行酒飯。安公子領了情，飲了幾杯酒，吃了飯告過辭。那時內眷尚未梳洗，也不去驚動，仍同了馬夫、下人，主僕三人離了鄧家莊，奔官塘大路。

午刻工夫，已到公館，暗暗進去，住了一夜。次日上路，往山東進發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舅太太與長姐、戴嬾嬾同小丫頭、僕婦等，從通州下船，由水路往山東進發。走了九天半，方到德州。靠了船，正在要尋公館搬上岸僱夫上省，這個當兒，是褚一官想起來了，說：「此地離鄧家莊不遠，不過百里之遙。想那安公子原說要到莊上見九公，訪那李師爺，何妨專個人去通知老翁，叫他來接這家眷，到莊上少住數日。」主意想定，就與各家人商議妥了，差了馮小江飛速去報信，這裡故意耽擱，說公館還未尋好，暫在船上住一二日罷。就是上岸，也得要慢慢僱車僱轎。太太們哪知其中原委，當做真的。無巧不成書，馮小江剛走出去二十里，正碰著鄧家陸葆安與莊丁前來迎接，彼此見面，說明緣由。馮、陸二人忙回到船上，將鄧九公已經見過安公子，回去訪那李先生，如今是趕緊赴任，至於家眷接到鄧家莊，好在不遠，由那裡進省動身，也是一條大路，不過多繞道百餘里。那老翁遣人回來，一定要接了去的。家人們把這一番話稟過舅太太與珍姑娘，說是明日就可動身，路上止住一站，便到鄧家莊，僱車僱轎請示下來，即刻能僱定的。那舅太太本來與褚大娘子說得上來，又聽人說那姨奶奶天真爛漫，如今養了雙生兒子，倒要去看看。況且鄧老翁情義萬不可卻，好在來去數日也耽擱不了甚麼大事。珍姑娘更不用說，想念那二姑娘非止一日，此番來山東，巴不得與他相會，生怕不走早路，錯過機會。如今聽說來接，心中好不喜歡，忙問舅太太道：「鄧九太爺既然來接，咱們總得去走一趟。」舅太太點頭應允。

那時褚、陸、馮、趙四人都在一處，又有家丁與打雜的伺候，登時就去僱車僱馱轎，還有馬匹，僱妥了。次早就船上行李一一收拾起來，將細軟東西捆成馱子，用騾子馱，其餘俱裝大車，言明轎車騾馬一直僱至省城交卸，先繞道至鄧家莊，耽擱五日功夫，若耽擱日子太多，五日以後每日貼給喂養飯錢，立下合同，寫了車票，先付定銀，其價沿途支領。凡一切僱車轎等事，皆褚一官辦理，本是熟手，又是久走江湖的一個行家，誰敢欺他？行李裝好，付了船錢，仍在船上用了早飯，那天不過已刻。舅太太、珍姑娘等離了船，升了馱轎，動身往鄧家莊來。那天止走了六十里，在一個鎮市上看了店，住宿一宵。次日走了七十里，已到鄧家莊了，那天剛交未末申初的時候。

且說鄧九公自安公子去後，計算去接舅太太的人，一天可以趕到碼頭，僱好車轎，即刻起身，兩日功夫可以必到，大約快來了。忙吩咐褚大娘子預備下馬飯，收拾出房間，好款待客人。外面也叫莊丁們收拾出家人們住的所在，喂牲口卸車的地方，一樣樣都料理好了，專等客來。那裡面最高興的是這位實心眼的二姑娘，自己梳頭洗臉，搽脂傅粉，換新衣服，插戴花朵，不必說了；連那幾個月雙生孩子也給他搽粉點胭脂，帶上手鐲，掛上金銀鎖，把那上好的東西都搬出來，擺了一桌子。

他意思是給那乾妹子瞧瞧，並不是賣弄他有錢，是個財主。

閒言少敘。那安家來的客到了莊門外，褚一官跑了進去，一路走，一路嚷叫：「莊丁們快開大門，客人到了！」登時開了當中大車門，讓馱轎好走，隨後車輛也到，一齊由車門而入。

那時裡邊女眷早已迎了出來，那舅太太與長姐下了馱轎，正扶小丫頭、戴嬾嬾往裡而走。早一眼看見了褚大娘子在前，姨奶奶在後，還有褚大娘子那個孩子與老婆子。舅太太是都不認得，姨奶奶長姐是都認得的，那二姑娘呢，也不認得舅太太。彼此見了面，褚大娘子忙迎了上前，叫了聲：「舅母，長姑娘，難得今日你可來了，一路上好呀！乾娘同兩妹子怎麼不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道了萬福，拜了兩拜。舅太太也忙回答問好，說：「你乾娘同兩妹子都問好請安，這一位想是姨奶奶了。」正要同他萬福，哪知這二姑娘緊走了一步，到了舅太太跟前，竟請下安去。慌得舅太太還禮不迭，忙用手拉了他的手，說：「好一位姨奶奶！真是有福氣的。怎樣行此大禮，這個如何敢當？」

說話之間，長姐忙上前叫了一聲：「姐姐，想得我好苦，今兒可見著了。」二姑娘聽了這話，忙走上前，一手拉了長姐的手，才說：「我的好妹子，你如今幾時做了新娘子？我還未曾給你道喜呢。我那一天晚上做夢，夢你來了；穿得花紅柳綠，象個新娘子。我說了，老爺子、姑奶奶還不信。及至少大爺來了，才曉得一半。還是跟來的那爺們，才細細的告訴了，我們才知道你如今是做了姨太太了。我今天也見著你了，到底我這夢靈不靈！」長姐聽他這些話，羞得面上通紅起來了。褚大娘子忙說：「我的小媽，你別說這些閒話，快請他娘兒進去坐，快預備茶飯。他們走了一路，肚中想必餓了。」於是大家往裡而走。